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二回 假算命巧裝探私情

劉大人聞聽店家李有義這一片言詞，座上講話說：「李有義。」「有。」清官爺說：「你暫且下去，待本府把惡人拿住，自有水落石出。」李有義叩頭，青衣帶去不表。且說劉大人又辦了些別的公事，這才退堂，眾役散出衙外，不必細表。再說清官爺來到內書房坐下，張祿獻茶，茶罷擺盞，登時擺上飯來。大人用完，張祿撤去傢伙。忠良閒坐，自己思想，說：「李有義這件事情，雖然是屈情，但不知殺人兇犯是誰，叫本府如何判斷？」大人為難多會，說：「要明此案，必須如此這般，如此這般。我何不扮作雲遊老道，出衙私訪？一來訪訪凶徒惡棍，再看看這裡的世態風俗。」劉大人思想之間，張祿兒走進門來。大人說：「張祿兒，把我的道袍、道冠、絲絛、水襪、雲鞋、毛竹板全拿來。」這小廝答應。

住了。有人說：「你這個說書的，說的胡謔了。這唐書、宋書，飛刀飛棒，任憑怎麼謔、怎麼吹鬼，無有對證，倒說唐宋的人還活到至今不成？斷無此理。說你說的這部書，劉大人他老人家還健在，誰不知道？你這個書要按著唐宋的古人詞那麼撒謊，怎得能夠？我們就知道，劉大人從自幼做官，至到而今到了中堂的地位，並無有聽見說他老人家當過老道，那來的道家的衣服呢？你這個書不是撒謊麼？」眾位明公有所不知。

現在這一位白臉包劉大人，不同別的官府；當著他老人家面，還敢說。要好體面衣服，自是真正的無，有也只是捨不得穿，總沒見過他老人家掛過畫。要講這道袍、僧衣，莊稼佬穿的小棉襖子、胖襪倚灑鞋，這些東西，倒全有。這是怎麼個緣故？

皆因他老人家愛私訪，這都是早預備下的做官的行頭。不知道那一改，妝扮了什麼樣，所以講了個現成。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張祿兒去不多時，都拿了來咧，放在面前。劉大人登時把自己身上衣服脫下來，換上道家的衣袍，拿了一個藍布小包袱，包上一本《百中經》及兩塊毛竹板，諸事辦妥，眼望張祿說：「我的兒，本府今日要去訪民情，衙門中大小事體，小心照應。

本府不過晚上就回來。」張祿答應。大人又說：「你打後門送出我去，休叫外人知道。」說罷，爺兒兩個並不怠慢。大人站起身來，小廝拿起那個藍布包兒，一齊往外面走。穿門過夾道，來至後門。張祿上前將門開放，可喜這一會並無外人。清官爺慌忙走出門來，張祿把那小包袱遞與大人，劉大人接來挎在腕上，說：「諸事小心著。」「是。」張祿答應，關門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大人打背衙衙來至江寧府的大街上，舉目觀看。

清官來至長街上，舉目留神左右觀：來來往往人不少，江寧府，果然熱鬧不非凡。劉大人，瞧罷掏出毛竹板，咕哩呱嗒響連聲。口內高聲來講話：「眾位鄉親請聽言：有緣早把山人會，瞧瞧大運與流年。求財問喜來會我，道吉言凶下安壇，六壬神課曉災禍，淨宅除邪保安然。《麻衣神相》分貴賤，行人音信來問咱。算著只要錢一百，算不著倒罰一吊錢。有緣的前來把山人會，錯過今朝後悔難。」

劉大人，一邊吆喝朝前走，一座茶館在眼前。大人邁步走進去，坐在凸兒那一邊。堂倌一見不怠慢，慌忙就去把茶端。香茶一杯端過去，放在大人桌上邊。忠良吃茶閒聽話，只聽那，七言八語亂開談。這個說：「上元縣北關出了怪事，店家殺人真罕然。」那個說：「殺了男來跑了女，這事真真悶死咱。」這個說：「上元縣去將屍驗，店家抵償招在監。」又聽一個開言道：「眾位仁兄請聽言：要提店裡那件事，起根發腳來問咱：死鬼名字叫伊六，家住上元在東關。」

這小子，一生不把好事幹，天天去把狗洞鑽。一分家私花個淨，他爹媽，生生氣死赴陰間。伊六並無把女人娶，這可是，何處來的女紅顏？後來又，聞聽伊六將京上，找他舅舅叫季三。這季三，前門外頭做買賣，金魚池，窩子裡面大發財源。提他外號人人怕，前三門，誰不知道季老么！」這人言詞還未盡，忽又聽，那一個高聲把話云。

這個人正說到高興之處，忽又聽那邊有個人講話，說：「老仁兄，要提起這一件事情來，你自知其一，不曉其二。你聽我告訴你：伊六這小子不是上了京嗎？在金魚池他舅舅季三那做了二月買賣。季三就給了他幾個錢，他就在咱們這置了幾畝，吃租。咱們這東街上土地廟東邊，那不是個小門樓嗎？是那裡頭，不是富全住著嗎？富全就種著伊六的地。聞聽說伊六還在金魚池做買賣。他什麼時候來到上元縣的北關裡，叫人把他殺了呢？真真的他媽的這個事古怪！」又聽那個年輕的說：「老仁兄，方才你要不說到這，我也不肯下講。伊六那小子年年下來起租子，常在富全家落腳。富全又是他的地戶兒，你們沒有聽見富全那個底扇子？真長了個都！他小名叫白翠蓮。我瞧著伊六那小子別和富全那個底扇子，他們倆有點子黑搭乎罷？」又聽這邊的有年紀的人說：「老弟呀，我勸你少說。你們當這個事都是頑呢！雖然把店家招了監，還算無結呢。方才你這個話，要叫衙門中太爺們所見，只怕你鬧一脖子麻刀。」說罷，他們都站起身來會錢，揚長而去。

劉大人在旁邊吃著茶，聞聽他們方才這些話，忠良爺腹內思想：依他們說，店中這個死鬼叫伊六，並無娶女人。這個女人可是那來的呢？店家又說是夫妻二人，這件事八下裡都不對。

要依本府想來，這個女子定是被伊六強姦了。既是強姦了，這女子焉肯又與他下店呢？想來是順奸。既是順奸，他如何又不替伊六鳴冤？這件事真真的難辦。要明此案，得訪著這個女子消息就好辦咧。劉大人瞧瞧天氣尚早，何不依他們的言詞，竟到東街上土地廟東邊，富全的門首探訪一番？但得消息，好完此案。劉大人想畢，會錢出了茶館，往東一拐，順著大街朝前所走。

這清官，想罷邁步慌忙走，劉大人，忠義報國為民心。

一邊走著心犯想：真乃疑難事一宗。要說店家殺伊六，李有義，面貌慈善露志誠。要說是，行兇不是李有義，上元縣，又有他的原招與口供。本府既然來到此，少不得想理要細甄情。為官不與民作主，枉受乾隆爵祿封。劉大人，思想之間來得快，土地廟不遠面前存。廟東果然有個小院，石灰門樓一抹青。忠良看罷不怠慢，毛竹板掏出手中擎。

咕哩呱嗒連聲響，口內吆喝講《子平》：「月令高低瞧貴賤，六壬神課斷吉凶。行人出外問我信，氣死平則門的呂聖功。」劉大人，外面吆喝胡念誦，這不就，驚動房中女俊英。眼望青兒來講話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自從你姐夫為客去，這使我心神不安寧。莫非是，在外兒夫有好歹，那就活活把我坑。我有心，叫進這先生算一算，看看流年講個《子平》。」青兒答應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就往外行。

且說這富全之妻白氏，奶名翠蓮，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青兒這個丫頭，乃是他的表妹，父母全無，就只有一個哥哥，又不成人，所以這個青兒實無倚無靠，跟著白氏度日。

且說青兒這丫頭，聞聽他姐姐之言，不敢怠慢，邁開兩隻鯉魚腳，咕哩呱嗒到衙門的跟前站住，嘩啞一聲，將門開放，把身子往門外頭一探，眼望著劉大人高聲喊叫：「先生，我姐姐要算命呢！」且說劉大人在土地廟的台階上，正自觀看那廟的威嚴，忽聽有人喊叫之聲，劉大人舉目觀看。

這清官舉目抬頭看，劉大人，打量女子貌與容：短髮蓬鬆黃澄澄，芙蓉面，好像鍋底一般同。櫻桃小口有火盆大，鍍金包牙在口中。臉上麻子銅錢大，他的那，杏眼秋波賽酒盅。鼻如懸膽棒槌樣，兩耳好像蒲扇同。柳腰倒比皮缸壯，外探身，露出那鼠瘡脖子疤痢更紅。小小的金蓮，量來足有一尺三，身穿著，粗布袂褲乾淨得很，多虧他，姑舅姐姐拉扯才把人成。你聽他，未從說話是結巴，咕哩呱嗒把先生叫，劉大人看罷時多會，帶笑開言把話云。